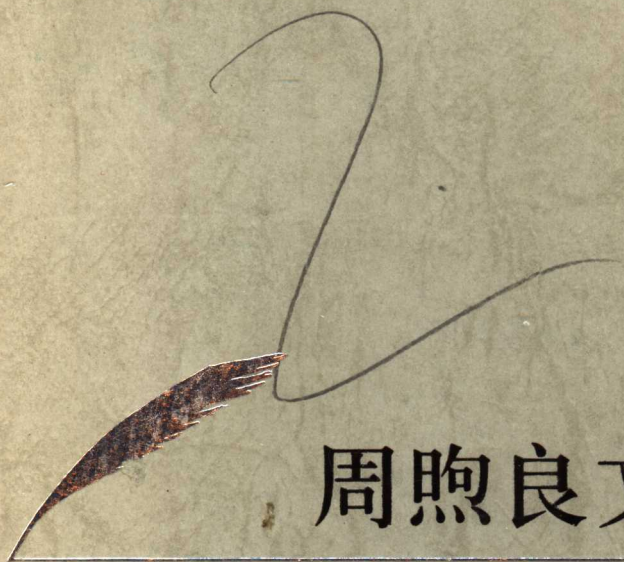




周煦良文集 3

(译文卷)

· 西罗普郡少年 ·
· 刀 锋 ·



上海译文出版社

C539/9

:3

2007

周煦良文集 3

(译文卷)

· 西罗普郡少年 ·

· 刀 锋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煦良文集.3.—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327-4142-7

I.周... II.周煦良-译文-文集 III.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6496号

周煦良文集3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7 字数 427,000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142-7 / I · 2315

定价:3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483427



《周煦良文集》简介

本书作者周煦良(1905—1984)是我国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教授、诗人、作家。《周煦良文集》收集了作者的主要译著和论著。

周煦良先生的主要译作有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有产业的人》、《骑虎》、《出租》)、英国作家毛姆的《刀锋》等小说和《美学三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等哲学方面的译作以及《西罗普郡少年》等译诗。作者在六十年代曾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校文科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

作者的论著收集在《舟斋集》中，其中有多篇关于翻译理论和技巧的论文，由于这些文章是作者五十余年教学、翻译经验的总结，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指导意义。数篇文学译著序言，由于作者具有渊博的英国文学、哲学学识，所以这些序言也都是高质量的英国文学研究论文。

作者自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新诗格律的探讨，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诗作，一方面通过译诗来作实验，直至暮年，从未止歇。本书收录了他论新诗格律的文章多篇，也收录了他的部分诗作。他在这方面的主张和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应得的一席之地。作者还作有多篇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小说的文章，由于从广阔的中西文学视角出发，所以这些文章都各有其独创之见。

作者还是一位文笔优美的散文家，本书所收散文，或叙见闻，或记经历，或谈收藏，描绘生动，情采斐然，向为文学界所称道。



1965 年于上海

人称代词的省略、还原和变换

周煦良

在我国的语言里，如果不是在口语里，也至少在文学里，人称代词好象是个不受欢迎的词类。这当然由于我国从古以来的语言里本来就有一个省略^{人称代词}的习惯，不但是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即使是在几个人的场合下，也可以省略。不信请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这一段：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向今世好世，乃不知内叙，无论魏晋。斯人无具言，所商皆以悦。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行数口，辞去。村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

这篇记是叙述一个渔人的奇遇，但通篇除开头提一下“武陵人捕鱼为业”和后面提到“渔人甚异之”和“此人一一具言”外，更没有一个地方用到“渔人”或第三人称单数“他”作为主语。如果让咱们的中国学生在学这篇记时，碰到“此”或者“they”会有时弄不清这时人指谁就犹

西罗普郡少年

〔英〕豪斯曼 著

目 录

西罗普郡少年

译者序

- 一 克里山烽火一直烧到天 - 035
- 二 樱桃树树中最娇 - 037
- 三 孩子,家丢在后面 - 038
- 四 醒醒: 银灰的暝色回来了 - 040
- 五 你看处处篱径和田塍 - 042
- 六 每当小伙子为心事嗟叹 - 044
- 七 禄如镇晨烟升起 - 045
- 八 再会了,仓廩,禾堆,和丛树 - 047
- 九 明月照荒野和清冷的河岸 - 049
- 十 太阳新近解下双白骢 - 051
- 十一 你,在你子夜的草荐上躺起 - 053
- 十二 当我看见生的人聚集 - 054
- 十三 那时我二十一岁 - 055
- 十四 那些人快乐地走过 - 056
- 十五 莫盯着我的眼睛瞧,也许 - 058
- 十六 荨麻点头,欠身,又立起 - 059

- 十七 一礼拜两次整个的冬季 - 060
- 十八 那时候我的心头有你在 - 061
- 十九 你替镇上跑赢的那一次 - 062
- 二十 啊,天空和原野虽说够美的 - 064
- 二十一 百里顿山头跨两郡 - 065
- 二十二 街上响起整齐的步伐 - 067
- 二十三 成百的少年齐涌来禄如镇赶花会 - 068
- 二十四 我说,孩子,你可有事要做 - 070
- 二十五 十二个月前我撞见弗雷德 - 071
- 二十六 在一年以前我的爱和我 - 072
- 二十七 我的马匹耕田吗 - 073
- 二十八 映日的风标闪闪高照 - 075
- 二十九 春来了,出来散散步 - 078
- 三十 别的人——我并不是第一个—— - 080
- 三十一 温洛岭一带草木深诉着悲苦 - 081
- 三十二 从遐远,从黄昏与清晓 - 083
- 三十三 要是凡人的一片心 - 084
- 三十四 啊,我真看见你头痛,你能否别缠着我 - 085
- 三十五 夏日偃卧在寥落的山头 - 086
- 三十六 月光下惨淡一条长路 - 087
- 三十七 火车在怀尔荒野的山中 - 088
- 三十八 风,曾经我朋友呼吸过的 - 090
- 三十九 现在温洛镇一带想已是 - 092
- 四十 从远方飘来了一阵熏风 - 093
- 四十一 在我的本乡如果我发愁 - 094
- 四十二 有一天我在晨风里 - 096

- 四十三 每当我醒来和晨光重逢 - 099
- 四十四 打死了? 好快,好干脆就完结 - 102
- 四十五 如果是你的眼睛累及你 - 104
- 四十六 雪中莫去摘黝黑的柏枝 - 105
- 四十七 绞手在这里停住他车子 - 107
- 四十八 静些,灵魂儿,静些;你携的武器是脆弱的 - 109
- 四十九 别再想了,孩子,笑笑,高高兴 - 111
- 五十 克仑登与克仑堡 - 112
- 五十一 一个人走进希腊古物馆门 - 114
- 五十二 远在那西方的水域 - 116
- 五十三 正是情人们盟誓的夜间 - 117
- 五十四 为昔日的金玉良朋 - 119
- 五十五 西去在山岭嵯峨的领域 - 120
- 五十六 远远我听见号角吹起 - 122
- 五十七 今天你对你朋友笑 - 123
- 五十八 上次我回到禄如镇 - 124
- 五十九 今晚上英法两岸间海水 - 125
- 六十 现在炉中火已烧成灰烬 - 126
- 六十一 风标烁烁地转动着 - 127
- 六十二 特伦斯,这些诗写得多久 - 129
- 六十三 我锄地,翻泥,掘草 - 133

附录:《诗后集》、《诗外集》选

- 后·五 女王差人来把我召去 - 135
- 后·十 人如果能一世沉醉 - 137

- 后·十四 那夜我父亲弄到我 - 138
- 后·二十六 半轮月已是西沉去,吾爱 - 140
- 外·序诗 人都说我的诗太苦,这无怪 - 141
- 外·二十四 铁、石、山河俱有尽 - 142
- 外·三十六 我们在这儿躺着,皆因为不屑 - 143
- 外·四十一 他向我看看,那一双眼睛 - 144

译者序

—

艾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英国现代最伟大的古典学者之一和杰出的诗人,于一八五九年出生于英国伍斯特郡。父亲爱德华·豪斯曼在曼彻斯特从事律师业务。外祖父威廉斯是当地的教区长,研究古典文学,也喜欢写诗。母亲沙拉·简也有诗才。豪斯曼对古希腊、拉丁文和对诗歌的爱好,好像都来自母系。

豪斯曼是七个兄弟姊妹中最长的。他在中学时期就写诗,并且获奖。在和弟妹游戏时,他也带领他们写诗,他的幼弟,后来也成为作家的劳伦斯·豪斯曼回忆他年纪幼小时就被豪斯曼抓着手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硬说是劳伦斯写的,并且录在家庭记事簿上。他和弟妹们还发明了另一种文字游戏,即把一些毫不相干的字嵌在一首诗里。当然,写得最成功和最风趣的还是豪斯曼自己。

按说豪斯曼诗才这样敏捷,应当很早就会走上诗人的道路。在读中学时,一次他得奖,奖品是一部由西鲁堡中学学生把英、德、意诗歌译为希腊文或拉丁文的诗歌汇编,题名为《塞文河^①的小小花环》。之所以取这个名称是因为主编——著名古典学者肯尼迪曾任西罗普郡首府西鲁堡中学校长,而塞文河则是贯串西罗普郡东西的主河。豪斯曼后来自称,是这部诗集使他向往古典文学研究的。

豪斯曼的父亲不善理财,家境并不宽裕,豪斯曼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一笔每年一百镑的奖学金,使他能够进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古典文学系。他十二岁丧母,在母亲病危期间,他百般祈祷,却无济于事。这个打击使

他在牛津学习期间,逐渐变为一个无神论者,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生命既无意义,也无目的。宇宙冷漠无情,人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人只是尘世中一个大的感性物质,注定在世界的一个角落作短暂的居留。

豪斯曼在牛津学习的头两年,成绩卓越,在初次学位考试时获得最优等成绩。但是这次成功使他骄傲自满起来,把必修课诸如哲学、古代史不放在眼里,更由于他对当时新兴的恢复古典文献本来面目的校勘学越来越感兴趣,连自己的希腊、拉丁文教师也看不起了。其结果是在毕业考试时,他的两个好友都取得最优等成绩,他却名落孙山。

豪斯曼所倾心的古典文学校勘学颇像我国乾嘉学派考订古籍的朴学,其目的是厘定不同本子的真伪,搜残补缺,连一字一句都不放过。在牛津时,豪斯曼对门罗的《卡图卢斯(Catullus)评述与校勘记》极为钦佩,觉得另一位拉丁诗人普洛佩提乌斯(Propertius)也可照样校订一下。他写信给门罗,门罗也给他回了信,经这一鼓舞,豪斯曼对古典文学校勘工作更起劲了,以致把毕业考试的几门功课都丢在一边。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也是他毕业考试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毕业考试失败是暂时的;而使他走上一条正确的古典文献治学途径,最后荣任剑桥大学古典学肯尼迪讲座教授,成为近代古典文献研究一大权威的,仍得归功于他那时从门罗著作所得到的启发和鼓舞。

但在当时,高级毕业考试的失败对他的打击是重大的,因为这时正值他的祖母逝世,而祖母的遗嘱中没有给他经济困难的父亲留下分文。另一个亲友因豪斯曼考试失败,也停止资助他,所以一八八二年他不得不同时准备两门考试,一是前往牛津补考中级毕业考试,一是报考伦敦注册局当公务员。虽说两者都过了关,但从这时起,他就郁郁不得志地在伦敦生活。

在这段时期,豪斯曼由于心情极坏,除掉一篇论荷累司的诗歌,寄给《语言学杂志》发表外(这在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是难能可贵的),在古典学方面简直没有发表什么。直到一八八八年豪斯曼方才重又开始钻研古典文献起来,经常去大英博物馆。陆续在《古典文献评论》、《语言学杂志》

① 塞文河,源于威尔士,是横贯西罗普郡的主河。

上发表重要研究论文。一八八九年,他以卓越的研究成果被邀请为剑桥大学语言学会会员,并结识了该学会成员之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士亨利·杰克逊。一八九二年,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希腊、拉丁文教授逝世,院董事会决定分设两个教授讲座,希腊文和拉丁文各一。豪斯曼年仅三十三,也报名应聘拉丁文讲座,并声明自己在牛津高级毕业考试中失败,但是签署赞成意见的包括有牛津、剑桥、都柏林、圣安德鲁斯,另外还有美国和德国的著名学者,共十五位。豪斯曼终于被任命为大学学院拉丁文教授。从这时起,他在大学学院任教十九年,后来又任剑桥大学肯尼迪讲座拉丁文教授二十五年,直到他逝世。

豪斯曼在考订和研究古典文献方面成绩是巨大的,特别是他编纂和翻译的罗马诗人马尼利乌斯^①。不过马尼利乌斯除一点宿命论思想外,对豪斯曼自己的诗歌影响并不大,所以这里不予论述。

在大学学院任教的第四年,即一八九六年,豪斯曼的诗歌《西罗普郡少年》出版了。在他初进大学学院教书并且积极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繁忙岁月中,居然会有这样一本诗集奇峰突起,确是出人意料。据豪斯曼后来自己说,这些诗除了少数是在他十年贫困期中写的,其余大部分是他在 一八九五年写的。那时,他父亲刚在前一年冬天逝世,留下他的继母和幼小弟妹,这使豪斯曼作为长子对家庭的责任加重了,而在学术论争上他又感到非常气忿。四十年后,他在纪念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讲演稿《诗的名与实》中,讲到 he 写诗往往是在身体多少欠爽时,所以写诗的过程对于他说来虽是愉快的,但一般说来,也是激动和耗费精力的;换句话说,他只有极端闲散或者精力高度集中时才写得出诗来。

《诗的名与实》发表后曾经传诵一时,但是豪斯曼所说的诗歌创作过程只能说是他的个人经验。与他同时代并且诗名不亚于他的托马斯·哈代后期写诗如“开抽屉取物”一样便当,如果像豪斯曼那样,哈代的老命早

^① 马库斯·马尼利乌斯(Marcus Manilius)生于公元前1世纪,是奥古斯都和台比留大帝时期的诗人,他的天文学(其实有许多属于星相学)是一部很渊博而且有相当文学价值的著作,但已残缺。

应当葬送了。哈代的诗不及豪斯曼那样谨严,但超出豪斯曼的数量几乎十倍。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即豪斯曼的拉丁文研究一直在妨碍着他用本国语言写诗。诗原是语言的艺术,它一半靠自然流露,一半靠加工,但是诗人头脑里只能有一种语言在作用着,不管是意识中还是潜意识中。

继《西罗普郡少年》之后,豪斯曼到一九二二年才发表他的第二部诗集《诗后集》(Last Poems)。他在序言中说,由于他不大可能再写什么诗,所以趁在世时将些付印,俾能亲自校对。集中共收诗四十一首,并冠以一篇原文读来令人感慨系之的序诗:“我们将不再林中去了,那些月桂树都已经伐掉。”

《诗后集》的节奏较慢,但更加辛辣。这时,特别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西罗普郡少年》已拥有广大的读者。《诗后集》的出版立刻受到广泛的欢迎和重视,从十月十九日起不到年底已经销了一万七千册。这两本薄薄的集子,再加上豪斯曼遗命他兄弟劳伦斯在他遗稿中辑出的一部《诗外集》(More Poems)共四十八首,和劳伦斯在汇总他的诗作出版时又增补的二十八首,豪斯曼的全部诗歌创作便在这里了^①。

二

《西罗普郡少年》先是以《特伦斯·赫赛诗集》的名称投给麦美伦出版社,被该社审稿人约翰·麦莱退稿。豪斯曼于是写信给他在牛津的老同学卜拉德(A. W. Pollard)来伦敦商议。卜拉德读了诗稿之后,认为两百年之内总有人读它,但提出两点建议:(一)改名为《西罗普郡少年》,(二)不用特伦斯·赫赛的假名,用真姓名发表。豪斯曼都同意了。卜拉德并且介绍开根·保罗出版社接受这部诗集,条件是由作者自费出三十镑印五百部,交该出版社发行。一八九六年《西罗普郡少年》就这样问世了。书名虽改,内容丝毫没有动。特伦斯的名字仍在集中有两次出现。一次在第八首,但更重要是在第六十二首以特伦斯口吻进行自我辩护的那首长

^① 豪斯曼于1936年4月30日逝世,遗体火化后既不归葬他的故乡伍斯特郡,也不葬在剑桥,而是葬在他在《西罗普郡少年》中时常提到的禄如镇。